

李放眉散文自选集

LIFANGMEI SANWENZIXUANJI

穿过时空的迷墙

CHUANGUOSHIKONGDEMIQIANG

李放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李放眉散文自选集

LIFANGMEI SANWENZIXUANJI

穿过时空的迷墙

CHUANGUOSHIKONGDEMIQIANG

李放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时空的迷墙 / 李放眉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1-09813-9

I. ①穿…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5925号

穿过时空的迷墙

——李放眉散文自选集

李放眉 / 著

*

责任编辑: 沈晓枫 史开杰

封面设计: 黄冰 装帧设计: 陈红昌 余妍茹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 / 16 印张: 21

字数: 355千 印数: 1-1200册

*

ISBN 978-7-221-09813-9 定价: 38.00元

本书获贵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自序

十七年前，我在《山花》发表了一篇散文作品《盐津河作证》，叙述了我知青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盐津河，峡高谷深，位于仁怀境内，从遵义往仁怀去，下行河谷的公路是一弯紧接一弯的“之”字拐，这急转陡拐的盘山道从河对岸看去有一种韵律美，很是壮观。文中这样描述那盘山道：“左弯右拐，首尾相连，层层叠叠，仿佛一条振幅均衡、规范整齐却被错画在坐标纵轴上了的正弦曲线，仿佛从谷底回环升起的登天之梯，又仿佛半空一条长绸凌空一抖，曲曲弯弯飘落人寰的瞬时定格。”

这篇作品发表后许多年，大量二战时期关于中国战场的历史影像资料开始出现在影视屏幕上，在盟军源源不断的援华战略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后方的镜头中，有个十分著名的场景是在一条盘山道上满载物资的载重卡车忙忙碌碌络绎不绝，那盘山道弯来拐去仿佛没有尽头，车流如河，征尘飞扬，观之让人震撼，一时引发社会探寻热潮，后经多方查找，终于确定了是坐落在我们贵州晴隆县境内的“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路段是二战时期滇缅公路这条中国连通外部世界的唯一生命线、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上的要隘咽喉，但我在屏幕上初见到之时，立马想到的却是盐津河，因为刹那之间，其地势、形态，好似盐津河的那条盘山道就在眼前……。

虽然，盐津河不是二十四道拐，二者的形似与神似，不能不让人惊叹好似天工造化。说来盐津河早先也非默默无闻，我在《盐津河作证》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其盘山道的险要与形式的韵律美，“激发了许多摄影家、画家的灵感和创作欲，转化为一帧帧一幅幅的摄影作品和绘画作品撒向外部世界，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影展上，画册中，艺廊里……”不过，二十四道拐是抗战遗迹，如今名闻世界，备受保护，盐津河相较到底是烽火未及，也少历史积蕴炫世，无关痛痒，那条几可媲美

二十四道拐的盘山道合当湮灭。大约五六年前，和朋友去仁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盐津河大桥因成了危桥，仅容许轻、小型车辆通行。当时，大桥建成有没十年记不准了，反正时间不算太长，而清楚记得的倒是，大桥落成之时，因其建造技术先进，且高度抑或跨度、长度有在亚洲领先者，一时媒体喝彩鼓噪，风光无两，因而我对这么赫然荣耀的一座大桥居然速朽了颇为吃惊。俯瞰桥下，原来的盘山道上，大型、重型车辆或小心地下行，或吃力地爬坡——嗨，亏了盘山道仍旧健在，否则仁怀的经济交通便堪虞了。今年四月，又因事过仁怀，专门在盐津河稍事逗留，孰料那桥已彻底废弃，新有两座大桥横跨河谷之上，其一是旧桥替补，启用在先；其二是去岁因遵义至仁怀高速公路开工，故又造了一座配套于后。这次在旧桥处盘桓良久，是因当初旧桥始成，天堑乍变通途，茅台酒“国酒门”就堂堂皇皇建在桥头，同行朋友慕名要看。步上旧桥，但见对面桥头早已砌有障碍阻断，桥面人踪罕有，杂草丛生，桥边小山头上那座标志性雕塑——巨大的茅台酒瓶造像已然落寞寡欢，想象曾经的车水马龙沿了大桥驶过巍然矗立的“国酒门”，恍若隔世。可以肯定，依茅台酒而今益发名震遐迩，厂家必会纠结十分，“国酒”纵横天下，“国酒门”却陷在了如此过气之地，活生生作了门可罗雀成语的尴尬诠释——所谓始料非及，此其然也！忍不住探眼桥下的盘山道是否依然，却见因为筑有大坝蓄成水库，盘山道已经挖断毁损，惟有一些残迹尚可辨认。

之所以由盐津河说到二十四道拐，原因便在此了。借二十四道拐让人对盐津河盘山道曾经的风采唤回一点记忆，多留下一点印象，胜似任其就这么归于寂灭了吧。

盐津河有过我人生路上的沉重足迹，也是一道我心里抹不去的青春风景。而今区区地方新、旧三座巨桥庞然凌空并列，景象奇特，是当称颂，抑或摇头？昔日河谷山涧清清已成逝去不可复来的梦，水库修筑据说事关城镇扩张人口膨胀而激增的饮水需求，那水面却是浮萍藻类密集覆盖难现波光涟漪，福耶祸耶？有一点却是分外明白，深深的河谷因水库抬升水面已失去了其以往的险峻陡绝，那盘山道的残迹亦将在来日雨打风吹去。俱往矣，山川，岁月……

然而，人生风雨途程，之中少有的重要节点，必是永驻于心，不因时空流变稍有忘却，此任谁概莫能外。所以，在出这本散文自选集的时候，新作是为主体构成自不待言，可需要在早年作品中筛选部分收录进来时，盐津河虽已面目全非，《盐津河作证》一类的篇什依然入围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呢，作品结集出版，其中的作品就皆属“过去时”的了，以眼下社会景象、文学江湖的风流云变之迅速，

之层出不穷，“过去时”的作品是否还有些意思或者意义，受到的社会审视恐怕会更严苛，这待遇不存在因作品完成时间的“早”或“迟”会有特别差异。但我想，人类社会总有其某些可以穿过时空迷墙的东西普遍长存，诚谓沧桑迭变，道亦不变，作为写作者，努力使自己笔下的作品能够去接近、去维护那些不因潮流百变而匿迹的东西，便自有其品格和境界，而这却是没有“过去时”、“现在时”甚至“将来时”之别的。应该说这其实是个不易企及的高要求，我不过是暗以为自励罢了，如果这部书大体还能不太辜负我在写作中多少还有点儿的这种自觉意识，便已不算白写一气。当然，结论究竟如何，还得让读者去下，特别是得让时间去说话。

另，这部书附录的二文，《夜之心语》和《愧对母亲》，分别取自我原来出版的作品集《夜雨心窗》、《冷眼向洋》的“代后记”与“代自序”，其中，前者有删节，后者则系节选后另名。这两篇文章专门提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二老一生坎坷，所历所遇，活是一部时代演变缩影，我尚只是述及些微。将二文附录在此，作为对双亲大人的一点纪念。

书稿编定之暇，写下这些文字，权作本书的自序罢。

李放眉
2011年6月

穿过时空

的

迷墙

目 录

自 序/1

第一辑 即 景

不朽的树/3

飞越秦岭/5

雨宿绿园/7

“坐游”的苍白/9

海瑞墓前/11

“书香”式微孔门前/14

爱在竹海/16

少林寺沉落/18

卢沟桥回眸/21

暮雨黄花岗/26

走在鲁迅故里(二章)/29

独行西湖/34

岳庙的机关/37

格尔木夜宿/42

草海印象/44

暑在情人谷/46

海参崴魅惑/48

第二辑 烛 影

门前的路/53

岁月无痕/55

牌盲说牌/57

在一个画家的墓地/60

“七级浮屠”/63

“士”别三十年/66
山不和水斗/70
“坐家”五味/74
棒棒·背篋/77
葡萄美酒夜光杯/79
城市也是条河/82
卿卿, 来自塞纳/84
过好我们的年/86
从不自由到比较自由/88
窗 外/90
“马踏飞燕”搜求记/92
车 祸/94
窗台上的麻雀/97
过客点滴/100
同学会/102

第三辑 灵 犀

迟燃的烛光/107
童年, 我们都拥有一个童话世界/108
沉沉的月光/110
步步退却/112
槐花无言香如故/114
“老喂”的故事/116
红气球/120
黑 种/122
女儿办报/128
流连真山水(五章)/130
小草珍藏的故事/137
睁着眼睛上当/139
检查团将莅临学校/141
天无绝人之路/143
大街上交了老外朋友/148
“黑七月”前奏/152

水瓶座的“饭碗工程”/155
“空巢”家庭的足球之乐/161

第四辑 行 道

穿越天山/165
大漠戈壁“鱼儿沟”/168
那拉提灵光/170
悲情古堡/172
山脊梁上的湖泊/174
吐鲁番“艳遇”/176
鸣沙山有雨/178
感觉莫高窟/180
青海一日/182
咸阳随想/184
车过二郎山/186
康定之夜/188
行走雪线/191
感受高原/194
最后的香格里拉/197
探访梅里/200
映象滇西/203
丽江三顾/206

第五辑 云 烟

“夫人文化”别侃/211
流浪崇拜/213
“男孩”“女孩”/215
“脱颖而出”的时尚表达/217
美人·江山/220
美与酷/222
“幸福的小资”的确幸福/224
乳沟的见与视而不见及“挺”观/227
性感“宝贝”/230

- 写手与作家的“门户”之见/235
“狗权”是个伪问题/239
“梦幻平台”旁观/241
关于“玩蛋”与“完蛋”/243
恶搞的风行与娱乐快感及代价/245

第六辑 流年

- “最后的晚餐”/251
邱岭行/253
故人不见今时月/255
心中的那块黄色/259
屋窗·心窗/261
画缘/264
“茅台”化境/266
夜走峨眉/268
老人的风格/270
盐津河作证/272
海上无明月/280
老婆是别人的好/282
一项迟报的“吉尼斯纪录”/284
等待“第二次握手”/286
团圆的遐思/293
沧桑心祭/295
又见亲人/302
小巷大院/304
成长路上(二章)/307

附录

- 夜之心语/317
愧对母亲/320

后记/322

第一辑

即景



不朽的树

想起这个题目，是在一个日头将暮未暮，倏忽而降的雨如烟笼罩了京都的时候。

那当儿，我正在可以俯窥故宫的制高点景山主峰之上。

鸟瞰的感觉的确不同。顶着烈日在重重殿宇中穿行了整整一个下午，仍不能将昔日的帝王“大内”——看个明白。故宫的博大，使你感觉它门票的一涨再涨，抱怨归抱怨，解囊至少还是明智的，否则便会有枉游京都的遗憾。不过，身在其中，金殿丹墀画凤雕龙珍宝奇玩看得细了，宫殿格局气势的威赫恢弘却是感受不足。出神武门，把景山踏在脚下之后，故宫，那金碧辉煌庄严静穆中所蕴藉的皇权至高无上，便肃然掠过心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雨，就是这时候开始来的，由疏落而密集，那种盛夏季节常见的阵雨。

红墙玉阶，碧瓦金檐，在雨幕的飘扬中由亮丽而退之朦胧。皇城在视线中如是“淡出”，与天地，与巨厦华屋胡同陋巷，与疾驰的车流匆匆赶路的众生，融溶一气，隐约而苍茫。

另一幅画面却“淡入”了脑际：公元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从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11月5日，改称国民军的冯部将士把大清废帝溥仪驱逐出了这景山之麓的紫禁城……

明、清两代帝王称孤道寡、号令天下的所在，由此不再是君王独尊的禁苑。

溥仪出宫时的如丧考妣咬牙切齿，他在其著述《我的前半生》中有坦诚实录。所幸者，后半生的溥仪，还有机会站在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前，面对他旧时的宫廷，叹古知今，感慨万千。

雨仍在下着。雨中的世界益发一派苍茫……

曾经同是故宫主人的另一位皇帝，结局比起溥仪来，就很够悲惨了。那就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际，仓皇吊死煤山的大明君主崇祯。有史料说，城破那夜人喊马嘶火光弥天，紧急鸣钟召群臣至乾清宫欲图应变，百官却早作鸟兽散。事急，崇祯来得及做的，除了让皇子匿形出逃听天由命，只能是谕令后

妃自尽，和 不惜亲手持剑砍杀长平公主一干金枝玉叶，陪他共殉“社稷”。其残忍之状莫名，其走投无路之状尤其是莫名。

煤山即今之景山。缘何曾叫煤山？乘避雨之机我试向一位老人探询，不想果得答案。老人是闲步登高而被雨同阻亭子内的，瞧去，鹤发童颜，眼动毫光。据他说来，此山始系紫禁城长年所弃的煤渣堆积，故名；后经填土植树造亭，粲然而成皇家景观。又谈及崇祯当年上吊的歪脖子树，老人说树还在，但是假的了。年轻时他见过的那株歪脖子树特怪，不生不死，不死不生，较矮，每年就只发点稀稀疏疏的叶，相传这模样是久远的一成不变，“文化大革命”中被干脆锯掉了。1981年，一棵新的歪脖子树被植在了原地，又重建了“崇祯自缢处”的牌子，招徕游客。

“新树像不像老树？”我问。

“人家比着选来栽的，能不像？”老人说，“不过，后来就不像了，新树发叶很多，年年都在长，现在已经很大了。”

我心中一动，若有所思……

雨渐渐小了下来，告别老人，寻到了崇祯上吊的去处，果见赝品的歪脖子树枝繁叶茂，在晶莹的雨滴滋润下愈显勃勃生机。那横斜的“歪脖”处，其高度，若是闯王破城是在今日，崇祯要来吊一索子，恐怕纵有美国NBA球星的弹跳力亦不能得逞。于是想，原树本为树之一族的侏儒，却恰因其矮小脖歪，人够得着，挂得住，崇祯方选择了它来助君王不受斧钺的体面“大行”，此诚为树尽其才。换句话说，似乎，真品的歪脖子树生来就是专备崇祯急用的，有如臣子，恭候着效命的一天了——若然，岂非是冥冥天数？

自然，天数其实只是明王朝的合当巢覆卵破。包括农民军“主神器”的功亏一篑。

歪脖子树因崇祯而具古迹品格却是无疑。也因之与帝王有了勾连，毁于“文化大革命”遂系在劫难逃。虽则如是，崇祯朽矣，歪脖子树却是不朽，否则便不好解释还会有何植新树以假冒的必要？遑论其商业价值！

暮色已渐四合。雨，欲滴还休。眼前的歪脖子树诚实得让人感动，年发新茂，亭亭如盖，以别所真，以示其伪，而于知兴替，知载舟、覆舟，观之却仍仿佛读《甲申三百年祭》。皇城风云赐予它的内涵，已是超越了其真耶假耶这一层面的了。

我离开景山之时，京都的霓虹已开始闪烁……

1994年10月

飞越秦岭

舷窗外忽然变得一派苍翠。细瞧去，争荣的万木浩浩瀚瀚，树冠重重堆积似的密不透风，凸现出起伏层叠的鲜明棱角和盘桓延展的丰厚脉向。——噢，秦岭！我忽地明白过来，飞机正在飞越的，是大名鼎鼎的秦岭。

一万米的飞行高度，飞机下，多数时候是茫茫云海，偶然能窥见的大地，亦宛如被罩上了缥缈无际的纱幔，掩去了所有生动的细节。此刻，飞机仿佛钻进了绿色的波峰浪谷之中，随着机身的倾斜角度变化，一忽儿舷窗被绿浪淹没，那道深邃的山之皱褶明暗清晰，感觉让你几乎能挥手分开厚实绵软的绿绒，去触摸覆盖其下的坚硬山体；一忽儿舷窗半透晃眼的天光，那重重青翠的山峦，高峻挺拔，感觉几乎就要撞碎“波音”的平展机翼。飞机像一只渺小的鸟儿，时而飞得似乎比山还低，时而似乎贴着峰群山脊，沉着机敏地在绿色之围困中穿行……从贵阳直飞西安，航线要经过秦岭上空，这是地理常识，凭着这一常识，当秦岭在不经意间遮蔽视野之时，我在空中没有轻易任它从眼底滑过。

我的判断很快就被证明是准确的。

葱茏绵延的崇山峻岭之后，接着是豁然坦荡，原野开阔无垠。鸟瞰之下，土垆密集方整，公路羊肠如线，笔直地纵横交错，就连村落民居也聚如方阵，仿佛川原上连营千里，透发出一种古战场上军容整齐的味儿。反差强烈的是赤地满目，绿的踪影分外罕见。秦岭是我国南北地理、气候上的一条重要分水岭。岭之南湿润多雨，岭之北干燥缺水，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中，活生生的现实印证了我从书本上获得的概念。时光正当七月，我刚才飞离的黔川两地尚是防汛紧急，这方土地却是一片焦渴，亟盼甘霖。着陆后得知，陕地旱象严重，麦收后该种的包谷一直种不下去，眼下只有看天公是否开恩，还能不能待机种点豆类罢了。

这片焦渴的土地正是八百里秦川，也叫关中平原或渭河平原。飞机正在徐徐下降，原野上方整的一块块土垆却叫人联想起古老的“井田”。我想象不出华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遗留的文化沉积，将会叫另外一个国度的来客如何地惊叹，但我却已为这千里平畴如此的缺少生命的绿色而悲伤悲哀。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绿